

中国新闻名专栏 | 社评

□本报评论员 郭振纲

维护农民工权益 需要果断有力的行动

凡是执行力坚决和果断的地方和期间，农民工利益受侵犯的程度就小；凡是执行力薄弱和松懈的地方和期间，侵犯农民工权利的现象就多，就严重

据本报4月1日报道，山东省济南市对拖欠农民工工资实行“零容忍”。近日，一批因拖欠农民工工资、在社会上产生恶劣影响的建筑企业受到济南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严处，其中4家企业3年内不得进济南施工，10名不法包工头被清出济南建筑市场，8家建筑企业被通报批评，包括一批在济南较有影响的知名企业。济南市有关领导介绍，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要靠企业家的良心，更要靠严格有力的制度。

济南市采取坚决和果断的行动，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，值得称道。

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在一些行业，尤其是建筑行业俨然成为一个痼疾，一些地方每年都要花费大量人力、物力进行集中清欠，但到头来，仍然不能避免“年年清、年年欠”。为此，不少地方采取了农民工工资预储制度、对拖欠工资的企业实行市场准入限制等措施，收到一定成效。但在一些地方，这一问题并未根绝。

究其原因，这与制度不健全、执法不彻底、行动不坚决有着密切的关联。比如，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正式的工资法律法规，没有对拖欠农民工工资作出法律上的明确规定，虽然有些地方制定了一些地方性法规，但层级和效力有限；比如，即使是在一些制定了农民工工资预储制度的地方，真正采取强行工资划拨的并不多；再比如，尽管有些地方规定，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实行市场准入，但执行力度并不大，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，执行与否的自由度较大。

由此，一些用人单位与一些地方政府部门、农民工、工会组织玩起了游戏，风声大了少拖欠、风声小了多拖欠、风声没了长拖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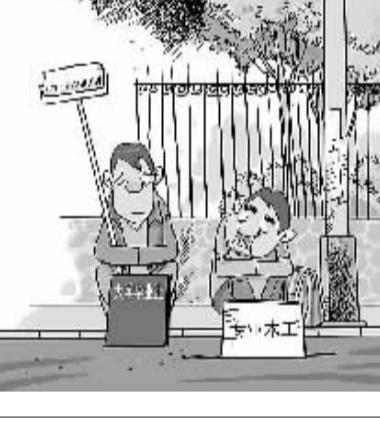
除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之外，其它涉及农民工权益保护方面的问题也不少，比如健康检查和职业病防治，国家法律有明确规定，一些用人单位就是不执行或变相不执行。原先一些行之有效的疗养制度被弃之不用，导致一些地方不断出现职业病病例的现象；比如农民工社会保险问题，虽然制度比较健全，规定比较严密，但仍有一些用人单位不执行或实行一些“土政策”，变相侵吞农民工的权益；再比如签订劳动合同问题，一些用人单位与农民工“较劲”，凡是政府部门执行力度大的地方和期间，签订劳动合同就多，凡是政府部门执行力薄弱的地方和阶段，不签劳动合同就成为普遍现象。凡此种种，不一而足，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必须建立长效机制。

维护农民工利益，需要健全的制度、严格的法规；同时，需要坚决的行动，坚决执行相关制度和法规。

一些地方的经验告诉我们，凡是执行力坚决和果断的地方和期间，农民工利益受侵犯的程度就小；凡是执行力薄弱和松懈的地方和期间，侵犯农民工权利的现象就多，就严重。维护农民工利益，有赖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坚决而果断的行动。坚决果断地处理违法侵权用人单位，坚决果断地维护农民工利益，应成为建立维护农民工利益长效机制中一个重要环节。

图说

□赵春青/画



招牌

近日，一些网站流传一段《贫困大学生无奈火烧毕业证书》的视频——据《山东商报》报道，视频的上传者——28岁的小郑，即视频中火烧毕业证的大学生说，毕业后5年间他无数次投递求职简历，均被拒之门外。

工作不好找，有这种就业无门经历的，远不止小郑一个人。火烧毕业证，想必只是发泄心中的压抑和无奈，而不是真的认为书白读了，并从此放弃了梦想。

“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”，“不孝有三无后为大”。结婚，自然都想求个热闹，好个面子，把宴席办得排场些，面子上好看。

但也有例外的，不知从何时起，有些人

在操持子女婚嫁时，却不敢过于高调、铺张，生怕引人注意。这倒不是他们不想，而是实在不敢。有这个心理顾忌的，多是一些为官者。

因为，“官员摆喜酒，群众盼出丑”，似乎在一些地方成了一种社会心理期待。以致此类新闻多了之后，“局长嫁女”成了一种准负面新闻的搜索热门词。当然，这里的“局长”可以替换为“书记”、“县长”、“主任”、“所长”等等。

光是正宗的“局长嫁女”，就有最近“重庆丰都一局长嫁女摆74桌，豪华酒店坐两层”的新闻，刚刚还有关于深圳公安局机场分局副局长嫁女，在五星级酒店摆一百多桌喜宴的报道。而之所以能形成“官员摆喜酒，群众盼出丑”的诡异定势，是因为每次“××嫁女”新闻，基本都是以当事官员被警告、免职查处等处分为止符。

事实上，只要愿意展开真正意义上的调查，官员大张旗鼓大操大办喜宴的背后，往往都能查出点违法违纪的事情来，哪怕当事者之前是多么地言之凿凿，把自己撇得有多

清。

重视婚丧嫁娶，这是中国传统习俗，无可非议。但这有个前提，就是所有的酒席都要经得起情、理、法的检验，迎来送往真的只是人情风俗，而未掺杂见不得人的利益交换。

也就是说，世风纯正是基本前提，否则，“腐败、潜规则”之类就会成为人们看到奢豪华版“××嫁女”时的惯性联想，会下意识地问有没有公权报私情的回礼？这是社会心理不健康吗？非也，更多的是权力运行不透明、监督乏力带来的焦虑情绪。假如此结不解，焦虑日甚，则人们自然迁怒于“局长嫁女”，搞得为官者娶嫁女都得躲躲闪闪。

4位信访干部的“生命答卷”

新华社记者 张兴军 林嵬

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。他们是小草，默默地传播绿色；他们像春风，不倦地送来暖意；“为党分忧、为民解难”是他们的职责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是他们最大的追求。

2009年8月至10月间，河南省先后有4名信访干部病累交加，突发心脏病，倒在工作岗位上，由此引发对这一群体的广泛关注。

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：毛成、李海景、李洪顺、王建立。

2009年8月20日夜，原阳县信访局局长毛成办公室。

灯亮着，一沓文件摊开在办公桌上。他躺在桌后的简易床上，仿佛睡着了——就像是在无数个深夜加班中的小憩一样。

一名工作人员走进来，提醒他时间太晚，该睡觉。连喊三声，却没有应答。

“也许，他睡得太熟了。”他想。随即走向前去，想把他叫醒，却发现自己握住的是一双冰凉的手。

从早上6点起床，到晚10点突发心脏病逝世，在这浓缩生命的16个小时里，毛成像往日一样忙碌，召开信访协调会、接待上访群众、加班研究卷宗……

2009年9月7日，王建立像往常一样上班，在连续接待了两批群众后，头痛难耐的他请假去了医院。这一走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

笑脸

记者广泛采访4位信访干部的同事、家人和上访群众后，眼前渐次清晰的影像却是：4位信访干部时常面带笑容，乐观开朗，心平气和，中不失幽默。

“经常是正在家吃饭或休息，忽然接过一个电话就走了，周末加班是常有的事。”原阳县信访局局长毛成的儿子毛长征回忆说，“听母亲说过，他夜里梦话说的都是信访的事。有些老上访户，全家人都叫得上名字。”

毛成11年信访局长的最后人生之路，密布着工作的落叶，记者找到的却是他“快乐工作”的足迹。

“说了算，定了办，再大的困难也不变。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工作不完我不走。”在原阳县信访局，大家都对他的两句口头禅耳熟能

熟。就是这位人称“铁疙瘩”的信访科长，却在不惑之年倒在了工作岗位上。2009年9月15日，他加班到凌晨3点，第二天一大早，没吃早饭的他咬牙坚持上班。因为疼痛难忍，最终住进医院。在同事打来的慰问电话中，李海景扔下一句话：“我没事，别过来了，跟弟兄们说，要好好的。”

“他处理问题就像老中医看病，望闻问

切，先了解来访意图，然后耐心解答，寻求解决办法。由于‘对症下药’，往往群众很信服。”开封市信访局副局长张柏松说，“他的办公室像个‘小集市’‘接诊室’，信访群众一批一批进，一批批出，他从不厌烦。”

采访与毛成、李洪顺、李海景、王建立接触过的群众，他们描述的第一印象都是“很和气，很亲切”。讲述他们的事迹，仿佛谈论一位邻居或朋友，但每到伤心处，总有人泪如雨下——他们一直觉得这些“亲人”还在身边，蓦然想到，已生死相隔。

南乐县群工部部长李洪顺的办公室是“一号信访接待室”，同事们经常见他和上访群众围坐着，连说带笑。年岁大的，他喊哥嫂；

年纪轻的，他称老弟老妹。

南乐县城关镇东关村支书杨周振是李洪顺的好朋友。一次他同李洪顺开玩笑：“真没发现，你当兵出身，还这么有耐心？找你的都是有气的，说话没好听的，当这个‘受气官’烦不烦？”李洪顺笑着说：“这是工作需要，没啥烦的，无非每天多喝二三壶开水。”

回忆起和李海景共事时的情景，南阳市信访局接访三科科长胡艳生感慨万千：“我是当兵出身，有点火爆脾气，一不注意就带到工作中。那时我俩办公室门挨着门，只要一听到我这边起了高腔，他马上就过来批评我。在他面前，我永远是个新兵。”

2009年9月7日，王建立像往常一样上班，在连续接待了两批群众后，头痛难耐的他请假去了医院。这一走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

坚忍

4名信访干部中，年龄最小的40岁，最大的也才55岁。他们从事信访工作少的只有两三年，多的近30年，但面对形形色色的上访群众，他们始终做到一张笑脸迎人、一杯热茶待人、一句贴心话暖人。而在这些忍耐和坚持背后，是春风化雨般的耐心，是常人看不到的精神层面的负重攀登。

55岁的开封市信访局科员王建立从事信访工作近30年，是4位干部中“干信访”时间最长的一位，由此也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接访艺术。

“老王，这事你帮俺拿个主意吧。”“王大哥，俺有话想和你唠唠。”“俺找王建立说，俺就信他。”在同事的记忆里，很多前来上访的群众常以这些话做“开场白”。

“他处理问题就像老中医看病，望闻问

切，先了解来访意图，然后耐心解答，寻求解决办法。由于‘对症下药’，往往群众很信服。”

“刚一开始下岗那阵，压力大，心里苦闷，特别想找他说话。”王亚鹏说，“可他每天总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。”

由于妻子没有工作，家庭负担沉重，李海景生活拮据，一直没自己的住房。但在忙碌的工作和清贫的生活中，他始终心怀乐观，并不忘帮助别人。

淅川县一名上访户生活困难，李海景毫不犹豫地拿出400元钱资助；家乡修路，他一口气捐出6000元的积蓄；汶川大地震后，他还鼓励儿子，把从小到大积攒的500元压岁钱捐给了灾区。

李海景去世后，同事和家人整理遗物，发现了厚厚一摞荣誉证书。此外，在抽屉内还发现一张银行卡，上面仅有93元存款。

李海景的哥哥李海宪回忆说：“南阳有一个‘0377车友会助学活动’，但参与者都是‘有车一族’，李海景没有车，却一直借同学罗桂兰之名参加活动，有时捐100元，有时只有30元、50元。”

南乐县群工部的同志们回忆，由于是回族，李洪顺基本不参加各种宴请活动，在清真饭店吃几个羊肉大包子、吃一碗烩面就是“好饭”。但上访群众来了，他经常自己花钱请吃饭，还不忘给群众要瓶酒。

尾声

“从来没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，但仔细想想，许多细节却都很感人。”这是同事们对李海景的评价，也可以视作是对4位已逝信访干部共同的评价。

斯人已去，精神永存。他们没有耀眼的权力，只有沉甸甸的责任；他们把信访群众当亲人，用生命履行使命；他们相继离开，但精神却如种子回归泥土，年年春风又生。

（据新华社郑州4月7日电）

民政部近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，遗体接运、存放、火化等基本殡葬费用全国人均在1000元左右，去年已有部分地区免除了基本殡葬费用——据4月6日《扬子晚报》报道，民政部表示，从今年起这项免费政策将向全国推广。

这是一好消息。所谓基本殡葬免费只是遗体接运、存放、火化等免费，而享受这一免费政策是有前提条件的，就是必须到民政部门下属（指定）的殡仪馆办理丧事——既然来了，会不会顺便接受殡仪馆提供的收费服务呢？比如，遗体美容、骨灰盒的价格，会不会因为有了免费项目打底，而收得要高一些呢？

据4月5日《中国青年报》报道，在成都一家殡葬用品商店只卖2000元的黑檀木骨

中国新闻名专栏 | 有话直说

灰盒，在殡仪馆里竟然卖到6000元。1000元左右的基本殡葬费用是免除了，但被迫购买殡仪馆的骨灰盒却要多花几千元。这是否意味着，基本殡葬免费这项利好政策到了下面可能会走形变样，激起一些人“堤内损失

堤外补”的热情呢？

基本殡葬服务由政府买单，可以由公益性殡葬服务单位提供，宗旨是让百姓平安离世，无论贫富。

在实行基本殡葬服务免费之外，还应

彻底破除殡葬垄断，让选择性殡葬服务真正走向市场。殡葬服务的专业性不强，没有多少“技术含量”，民间资本完全有能力胜任。而充分的市场竞争，更能带来质优价廉的服务。

新闻观察

□舒圣祥

殡葬服务改革，免费只是第一步

据4月6日《中国日报》报道，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在第六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上说，我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，每年20亿平方米新建面积，相当于消耗了全世界40%的水泥和钢材，每年产生数以亿吨的建筑垃圾。政府号召房地产开发企业提高建筑质量，将目前30年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。

我们的建筑之所以短命，不外乎两个原因，要么是一些城市规划朝令夕改，要么是一些建筑本身的不科学性与严肃性。

因为一些城市规划缺乏科学性与严肃性，有关部门似乎无需对短命建筑负责，反而能尽享双倍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，而公民对个人房产享有的财产权，以及纳税人对短命建筑的“出资贡献”，于是都成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牺牲品。短命建筑所折射的，是规划部门有意或无意间表现出来的不专业与不科学。

此外，近来不时出现的“楼歪歪”、“楼脆脆”等建筑质量安全事件，更是直指有关部门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形式化和低质化。近年来，在建桥梁突然垮塌、用浆糊修补建筑裂缝、用生活垃圾充当建筑填充物、用毛竹代替钢

筋……豆腐渣工程的频现，让人心生忧虑。难道就像只有地震才能检验建筑防震等级是否属实一样，所有“检验合格”的建筑物也要等到事故发生时，才能暴露出偷工减料、设计缺陷等质量问题？想想都觉得可怕。

与近些年一些城市房价飞涨呈现逆向对比的是，一些建筑的质量却在下降。善良的人们也许以为，现有房价已经让开发商赚得盆满钵满，不至于再昧着良心偷工减料挣钱心。可事实证明，越是暴利的市场越有低质量的可能，当大家都只关心房价而不关心质量时，“楼脆脆”的出现也就可能“顺理成章”了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，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职，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，笔者以为，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大众话题

□邱果果

“局长嫁女”的联想与焦虑

任”、“所长”等等。

光是正宗的“局长嫁女”，就有最近“重庆丰都一局长嫁女摆74桌，豪华酒店坐两层”的新闻，刚刚还有关于深圳公安局机场分局副局长嫁女，在五星级酒店摆一百多桌喜宴的报道。

而之所以能形成“官员摆喜酒，群众盼出丑”的诡异定势，是因为每次“××嫁女”新闻，基本都是以当事官员被警告、免职查处等处分为止符。

事实上，只要愿意展开真正意义上的调查，官员大张旗鼓大操大办喜宴的背后，往往都能查出点违法违纪的事情来，哪怕当事者之前是多么地言之凿凿，把自己撇得有多

清。

重视婚丧嫁娶，这是中国传统习俗，无可非议。但这有个前提，就是所有的酒席都要经得起情、理、法的检验，迎来送往真的只是人情风俗，而未掺杂见不得人的利益交换。

也就是说，世风纯正是基本前提，否则，“腐败、潜规则”之类就会成为人们看到奢豪华版“××嫁女”时的惯性联想，会下意识地问有没有公权报私情的回礼？这是社会心理不健康吗？非也，更多的是权力运行不透明、监督乏力带来的焦虑情绪。假如此结不解，焦虑日甚，则人们自然迁怒于“局长嫁女”，搞得为官者娶嫁女都得躲躲闪闪。

“万元好茶，奢侈

●新闻

据《